春秋 四
成公上下
襄公一

春秋卷第十

左氏傳

成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書即位者言猶受國於先君也襄昭哀書即位倣此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

冰周二月令之十二月三月作丘甲為齊難故作丘甲周禮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赤棘晉地聞齊將出楚師將以伐魯夏盟于赤棘與晉盟懼齊楚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公穀作貿○茅戎戎別也王者至尊故不言戰以自敗為文

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瑕嘉詹嘉單襄公如晉拜成單襄公王卿士劉康公徼戎將遂伐

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之別也秋王人來告敗書秋從告

冬十月○

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脩車馬治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共伐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

郚圍龍（龍魯邑）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盧蒲就魁氏名）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封封竟也）不聽殺而膊諸城上（膊音搏磔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巢丘魯地）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寗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稷石碏四世孫寗相寗俞子）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

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失新築戰事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備師已敗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隕見禽獲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止禦齊師且告車來甚衆以救至告軍中齊師乃止次于鞫居鞫居衛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諸侯軒縣三面其形曲故謂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繁音槃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

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

績首公穀作手○鞌齊地嬰齊叔肸子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先君文公先大夫先軫狐偃欒枝之輩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六萬人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莘齊地六

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也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以桑樹繫車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

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殷音黫赤黑為殷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即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枹鼓槌郤克聞其言執轡擊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

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也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毋張晉大夫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韓厥俛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俛安隱之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處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轏音棧卧車也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為韓厥所及韓厥執縶馬前縶馬絆也再拜稽首奉觴加璧

以進(進觴璧以示敬)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之(言欲以已不敏攝承齊空乏從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佐車副車)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已三入晉軍求之)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因敗有退心故齊侯常輕)

出以帥厲退者狄卒狄人從晉者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
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強不敢害遂自徐關入齊侯見
保者保守城邑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使辟君也女
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銳司
徒主銳兵者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可復如何
乃奔走辟君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
妻也辟音壁辟司徒主壘壁者予之石窌窌音溜石窌邑名晉師從
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
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甗玉甑滅紀所得賂以甗磬及魯
衛侵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聽晉人之所欲賓媚人致賂

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同叔蕭君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言違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言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伐齊易於循壟東行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

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疆竟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為諸侯害)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為孫辭)畏君之震師徒撓敗(震威也撓曲也)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

背城借一〔欲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言幸而得勝尚當從命〕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諫郤克也〕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謂甗磬〕我亦得地〔齊歸所侵〕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豈必晉國可以勝齊〕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賦輿猶兵車〕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

佐盟于袁婁袁穀作爰○袁婁地名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鄭上鄭齊地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燮欒書先路即革路木路已受王賜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

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郤伯郤克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庚荀庚林文子將上軍時不出文子以佐代行故稱帥以讓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也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略經略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

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朔]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籍書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八月宋文公卒]

庚寅衛侯速卒速公作遬九月衛穆公卒庚寅
九月七日晉三子自役吊焉
哭於大門之外郤克士燮欒書自鞌還過衛因吊之未復命故不敢成禮衛
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喪位婦人哭於堂賓在門外故移在門內送
亦如之遂常
以葬至葬行此禮

取汶陽田○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
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
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
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
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

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弒靈侯（陳靈公）戮夏南（夏姬子徵舒）出孔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爲取夏姬以速之）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黑要襄老子）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使歸鄭）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尸）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屈巫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

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愛知罃也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穀臣求易知罃于楚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陽橋魯地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叔跪申叔時子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也介副也將奔

齊齊師新敗曰吾不憂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至郤克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邢晉邑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令仕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忠足蓋罪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為七年楚滅巫臣族張本

冬楚師鄭師侵衛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

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共王即位二年蓋年十二三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户閱民户口已責弃逋責逮鰥施及老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雖無楚王王戎車亦行故令二君當左右之位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使臧孫往臧孫宣叔也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

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孟孫獻子也以執斲執鍼織紝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紝織繒布者皆百人公衡為質公衡成公子以請盟楚人許平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楚書公子自嬰齊始楚始與中國準十

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夫不書其名非卿也）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匱乏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別）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塈息也）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宴樂也）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

夫國棄矣居音基語辭言後人必有當此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大誓今周書泰誓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伯牛鄭地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偃穆公子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覆伏兵也鄤丘輿皆鄭地

皇戌如楚獻捷 辛亥葬衛穆公 穆公作繆 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宣公神主新入廟故日新宮三日哭禮也 乙亥葬宋文公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 燒蛤為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 重器備 重猶多也 椁有四阿棺有翰檜 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檜上飾皆王禮 君子謂華元樂擧於是乎不臣 樂擧宋卿 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

謂文十八年殺毋弟須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夏公如晉

夏公如晉拜汝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汝陽田之邑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汝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

伐廧咎如廧公作將穀作牆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潞氏餘民廧咎如潰上失民也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来聘衛侯使孫良夫来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晉始來聘聘而遂盟於是始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来聘且尋盟尋元年赤棘盟衛侯使孫良夫来聘且尋盟尋宣七年

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中行伯荀庚林父子孫襲將中行者皆曰中行伯其位在三下卿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大國二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晉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鄭伐許○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為六軍僭王也韓厥趙括鞏朔

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為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為新下軍趙旃佐之]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戎朝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言致死力於行陳為欲齊晉和好]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

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次及於

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褚絮也）旣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不可以虛謀受實惠）遂適齊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四年春宋華元

来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来朝

杞伯来朝歸叔姬故也将出叔姬先修禮朝魯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言将不能壽終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葬鄭襄公○秋公至

自晉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

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

鄭伯伐許

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展陂鉏任泠敦皆許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汜祭

(鄭地)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代之對)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来歸(出也)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嬰即趙嬰齊莊姬趙朔妻晉成公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己雖淫能護趙氏)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

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自告從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為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

仲孫蔑如宋

孟獻子如宋郟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首公作秀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野饋曰餫

梁山崩

梁山晉山名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驛也伯宗辟重曰辟傳上辟音僻下辟音避重重載之車重人曰

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出次（舍於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以禮焉（禮山川）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晉君）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

秋大水○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子國鄭穆公子）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

盟于垂棘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

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

圍龜文公子

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宣十五年宋楚平華元使圍龜代己為質故怨

而欲攻華氏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即圍龜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六年

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子游公子偃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二月辛巳立武宮

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

由人也（公羊傳武宮武公之宮劉敞曰左氏以武宮為武軍誤葉夢得曰春秋諸侯出師有私禱其先功成立宮者豈鞏之戰行父亦私請武公歟）取鄟（鄟音專小國）取鄟言易也

三月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經唯書孫良夫獨衛告也）以其辟會也師于鍼（鍼衛地）衛人不保（不備守）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

止師還衛人登陴 聞謀說故

夏

晉人謀去故絳 晉復命新田爲絳故 謂此故絳 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 郇瑕古國名 沃饒而近盬 盬鹽也河東有鹽池 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 兼大僕 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 路寢之庭 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 言垢穢易見 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 墊隘羸困也 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 膇音錘沈溺濕疾重膇足腫 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 汾澮皆水名 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

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不務本公説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壬申鄭伯費卒六月鄭悼公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公子嬰齊

師師伐鄭 楚始書大夫將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救公作侵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 繞角鄭地 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 桑隧蔡地 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 遷怒戮蔡 戮而不已又怒楚

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令善也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以為政子之佐十一人六軍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今周書洪範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鼷音兮鼷鼠草鼠免放也

吳伐郯

郯音談吳始見經

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能相恤

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上謂霸主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夏五月

曹伯来朝夏曹宣公来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謝前年救鄭之師秋楚子重伐鄭師

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軍攻也囚鄖公鍾儀獻諸晉鍾儀楚鄖縣大夫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軍藏府也**公至自會**○**吳入州来**州来楚邑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呂楚二邑請分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

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罷音皮)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

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寘其子狐庸爲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巢救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林父孫良夫之子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

之田歸之于齊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妃音配）霸主將德是以（以用也）而

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猶圖也簡諫也）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晉欒書帥師侵蔡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謂六年遇於繞角時）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沈屬楚小國欒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故傳善之）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宜有功也）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作用也求善人而用之）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攻其無備）

公孫嬰

齊如莒聲伯如莒逆也因聘逆婦宋公使華元来聘宋華元来聘聘共姬也穆姜女為宋共公夫人夏宋公使公孫壽来納幣夏宋公使公孫壽来納幣禮也納幣使卿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子以其田與祁奚祁奚晉大夫韓

厥言於晋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宣孟趙盾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辟邪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秋七月天子使名伯来賜公命賜公穀作錫○穪天广史異辭錫命止此秋名桓公来賜公命八年乃賜命緩也

冬十月癸卯

杞叔姬卒冬杞叔姬卒来歸自杞故書悶其見出

晋侯使

士燮来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晉士燮来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公私不兩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衛人来媵衛人来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會請還葬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還為杞婦故卒稱杞逆叔姬為我也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

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寛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呉呉人不至 為十五年會鍾離傳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嫁三月又使大夫聘問謂之致女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 義取宋土如韓樂 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

亡人穆姜宣公夫人伯姬母聞文子言喜而出先君猶有望也言先君亦望文子之若此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取其實獲我心晉人來媵媵伯姬也晉人來媵禮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非王命故稱人而貶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銅鞮晉別縣欒書伐鄭鄭人使伯

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鄆莒別邑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渠丘邑名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曰城已惡已猶已太也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虞度也對曰夫狡焉狡猾之人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

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弛不設備者故多兼并以成大國勇夫重閉況國乎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浹辰十二日也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菅茅屬宜為索蒯菅類可為屨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

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蕉萃陋賤之人代匱言代其匱之

秦人白狄伐晉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鄭人圍許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此秋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畏晉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遣使請晉晉必歸君

城中城

中城魯邑城中城書時也

○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楚冠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稅音脫解也㠯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

曰泠人也[泠本作伶泠人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子重側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不言為君時事遠稱大子明己之至誠無所私]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

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郤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

十年春

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糴茷晉大夫郤大宰子商之使也子商即公子辰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

郊（丨之二於五瀆也）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叔申即公孫申）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子如公子班）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髡頑鄭成公大子）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啖助曰若如傳說經當有貶而無貶左氏妄也汪克寬曰一年不二君或謂春秋因其稱爵而志之此亦惑於傳說也）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罕穆公子襄

鍾鄭襄之廟鍾公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脩澤鄭地辛巳鄭伯歸鄭不告入故不書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六月戊申叔禽叔申弟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非其人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効忠不見信於君

齊人來媵媵伯姬也丙午晉侯獳卒

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覺音教召桑田巫桑田晉邑巫言如夢巫云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

曰不食新矣言公不食新麥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緩醫名為治也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肓鬲也心下為膏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攻熨灸也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達以針達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甸人主為公田者饋人主治飲食者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厠陷而卒張腹滿也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為殉

秋七月公如晉秋公如晉親弔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羅茷未反晉謂魯貳楚故留公須羅茷自楚還驗其虛實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不書晉葬

冬十月公無此三字○冬葬晉景公

春秋卷第十

春秋卷第十一

左氏傳

成公下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晉侯

鱓公作州

使郤犨来聘己丑及郤犨盟後同○郤犨郤克從父兄弟

郤犨来聘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聲伯之母叔肸之妻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昆弟之妻相謂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外弟管于奚子為魯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郤犨来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

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何以善終)遂誓施氏(約誓不復為婦)

夏季孫行父如晉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晉郤至與周爭鄇田(鄇音侯溫別邑)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

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狐溱陽處父先食温地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冬十月○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

○

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史顆秦大夫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就盟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

也齊一心質成也會所信之始也所地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伯與爭政伯與周卿士不勝怒而出及陽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鄄周邑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

夏公會晉侯衛侯

于瑣澤[瑣公作沙瑣澤地名]○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二子楚之大夫]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雍同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隊失也]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晉楚爲成不書西門之盟存中國也]秋

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晉地]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

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縣鍾鼓也）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於

天子之事則相朝也間音閒王事間缺則脩私好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以示慈惠宴則折俎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不夕言無事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干扞也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丈之地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略取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

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晋楚不能久和爲十六年鄢陵戰張本冬楚公子罷如晋聘且涖盟報郤至十二月晋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十有三年春晋侯使郤錡来乞師

十三年春晋侯使郤錡来乞師將伐秦也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

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郤錡郤克子故曰嗣卿爲十七年晉殺郤錡傳

三月公如京師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賜己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介輔相威儀者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

滕人伐秦曹伯廬卒于師公及諸(盧公穀作廬)

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膰祭肉)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

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絶秦（呂相魏錡子蓋口宣已命）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晉獻秦穆）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集成也）是穆之成也（成功於晉）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草行爲跋）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事在僖三十年）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

疾之將致命于秦將致死命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
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
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寡弱也迭我
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傳無其
文費滑滑都於費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滑晉同姓傾覆
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
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
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文元年楚弒成王穆公
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文六年晉
襄秦穆皆卒康公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翦我公室

傾覆我社稷[闘音搖]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蝥賊食禾稼蟲謂秦納公子雍]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涑水名王官地名伐涑川俘王官傳皆無文]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在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君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晉望而共盟]利吾有狄難[謂晉滅路氏時]入我河縣焚我箕郜[箕郜晉二邑]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虔劉皆殺也]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衆也在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

景公(伯車秦桓公子)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在十一年)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白狄與秦同居雍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季隗赤狄之女白狄獲之納諸文公)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言狄雖應秦而心實憎秦)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三公穆康共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

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不穀楚共自稱）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寧諸侯）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

之郤毅御戎欒鍼為右郤毅郤至弟欒鍼欒書子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不書敗績經闕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麗音離涇水名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還過迎之麻隧侯麗新楚皆秦地成肅公卒于瑕○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訾鄭地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為亂子印子羽皆穆公子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從師于市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子駹子如弟孫叔子

如子孫知子髡子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二子皆曹宣公庶子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子臧即欣時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成公負芻告罪且請焉告罪於子臧而請留乃反而致其邑還於成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十四

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林父以七年奔晉強見欲歸之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姜定公夫人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之卿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成叔成叔郤犨甯惠子相惠子甯殖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

詩曰兕觵其觩旨酒思柔兕觵以兕角爲觵觩角上曲貌思語辭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爲許所敗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叔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今以是田求和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

齊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黄仲炎曰或稱族或舍族以前後一事故後從省文左氏妄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稱權衡也微而顯辭微而義顯志而晦志記也晦亦微也婉而成章婉曲也盡而不汙盡其事實無所汙曲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大子成子孔達之孫敬姒定公妾衎獻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内酌飲内音納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

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己始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鱄音專鱄衎之母弟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為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

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歸下公有之字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惡不及民

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衆所欲執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諸侯將見子臧

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公至自會○夏六月

宋公固卒 夏六月宋共公卒

楚子伐鄭 楚將北師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子囊莊王子公子貞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本邑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

暴隧（暴隧鄭地）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

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魚石公子目夷之曾孫）蕩澤為司馬（蕩澤公孫壽之孫）華喜為司徒（喜華父督之玄孫）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朱鱗矔之孫）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為

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二華戴族也華元華喜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畏桓族強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

右師討猶有戍在向戍桓公曾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桓氏雖亡必偏偏不盡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子山即蕩澤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公族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睢水名畏同族罪及將出奔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五子不止華元還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亦馳逐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

奔楚(四大夫不書獨魚石告)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老佐戴公五世孫也)

○晉三郤害伯宗(郤錡郤至郤犨)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犂奔楚(伯宗子)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鍾離楚邑此會吳之始亦諸侯大夫爲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會之始吳也

許遷于葉

葉邑名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記寒過節

冰封著樹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 汝水南近鄭地 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夏四月滕文公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子罕伐宋 鄭叛晉故侵宋 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 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 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汋陂夫渠汋陵皆宋地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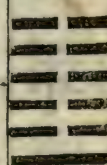
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黶音黶欒書子鄢陵鄭地楚子傷目不言師君重於師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鳴鴈鄭地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懼而修德可以快志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

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偃荀庚子）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荀罃下軍佐）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有禮故知將勝）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與音預句耳鄭大夫）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詳祥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事神得福）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

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烝衆也極中也）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厖大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軍國之事有所闕乏）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絶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或進或退皆陷罪戾）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底至也言人憂其身不知所至）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

師濟河閒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謂不復從事於楚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先君若不盡力與戰則晉之子孫將微弱不振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匄士燮子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戰地迫狹故陳於軍中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窕輕也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者不結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盡兵家所忌在陳而囂合而加囂陳合宜靜而囂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

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爲櫓）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公晉侯州犁晉人故知晉之情）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且楚衆多故憚合戰）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

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震下坤上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復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離南方離為諸侯為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也淖泥也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辟也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步毅即郤毅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君前故名父大任謂元帥且侵官冒也載公為侵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也

遠其部曲為離局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掀舉也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黨潘尫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賤其不尚知謀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魏錡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入泥死象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弢音叨弓衣也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疾如風楚子

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韎音昧赤色跗注戎服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介者不拜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肅手至地言有軍事不得荅故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鞌戰韓厥已辱齊侯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輅音迓欲遣輕兵距鄭伯車前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郤至曰

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
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內音納熒戰在閔二年唐苟
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
君免我請止乃死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死戰楚
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
故子必射王有死藝命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
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
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
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
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暇閒暇

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
不可謂暇請攝飲焉（攝持也）公許之使行人執榼
承飲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
（御侍也持矛車右職）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
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謂其能記
前言）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也）旦而戰見星
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
馬（展陳也）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
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
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

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伐功也）單子語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温季郤至）位於七人之下（佐新軍位在八）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楚殺其大夫公

子側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言子玉初喪師而死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不見公 沙隨宋地可以見而不見譏在諸侯也 戰之日齊國
佐高無咎至于師 無咎高固子 衛侯出
于衛公出于壞隤 壞隤魯邑 宣伯通於穆姜 穆姜成公母
欲去季孟而取其室 季文子孟獻子 將行穆姜送公而
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
子偃公子鉏趨過 二子公庶弟 指之曰女不可是皆
君也 言欲廢公 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
是以後 後戰後期 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
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侯待于壞隤以
待勝者郤犫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

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卿士子爵王臣始會伐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東地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豹叔孫僑如弟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戒叔孫以須晉師至乃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使者豹之介而後食諸侯還于制田制田

（鄭地）知武子佐下軍（武子荀罃）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鳴鹿陳地）遂侵蔡未反（侵陳蔡不書公不與）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將與軍相失宋衛不書後也）

曹伯歸自京師（曹伯不名其位未絕也自京師王命也譏天王之釋有罪也）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逃奔宋）是大泯曹也（泯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戚之盟曹伯在列）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

布之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苕公作招○苕丘晉地舍寘也

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蔑孟獻子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孫文子

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犫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犫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隷也（隷賤官）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

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公未歸命國人逐之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爲戒僑如奔齊齊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使立於高國之間位比二卿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

十有

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謀故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公作結括成公曾孫○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

高氏（高氏鄭地）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

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為質於楚（侯獳鄭大夫）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戲童曲洧皆鄭地）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晉范

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者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戊辰乙酉前十八日

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慶克慶封文蒙衣爲婦人服也閎巷門也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叔牙曾孫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

高鮑處守高無咎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備姦人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公子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弱無咎子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牽之弟文子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匡句須亦施氏家臣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莊子即鮑

牽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 九月辛丑用郊 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郊祭非禮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將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冬諸侯伐鄭前夏未得志故 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 汝水名 十一月諸侯還 壬申

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脤公作軫穀作蜃○十一月無壬申日誤貍脤地名初聲伯夢涉洹洹音桓水名或與已瓊瑰食之食珠玉含象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為珠玉滿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從就也夢中為此歌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今衆人繁多從我已三年占之無害言之之莫而卒莫音暮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

之○邾子貜且卒○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弱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請於諸侯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子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清齊地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童胥克子宣八年郤缺廢胥克而嬖於

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梏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繫之車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郤至嘗使楚故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師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荀罃佐下軍居守郤犨將新軍乞師故言不具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曾孫悼公君楚王也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子問郤至以弓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嘗試也時孫周在周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

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田獵之禮尊者先殺〉郤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郤至〉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庸功也〉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其位〉待命而

已受君之禄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
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
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沸魋亦嬖人）抽戈結衽
（衽裳際）而偽訟者（偽與清沸魋訟）三郤將謀於榭（榭講武堂）矯
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坐處駒伯郤錡）溫季曰
逃威也遂趨（至欲逃避兵威）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
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
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
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
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

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辭謝書與偃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歸其私家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嬖大夫家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違其兵難卒存趙氏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主也

楚人

滅舒庸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舒庸東夷國）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巢駕釐虺楚四邑）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櫜師襲舒庸滅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閏月乙卯晦（閏月即前年閏月經在今春從告）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庚申晉弒其君州

蒲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諸侯葬車七乘）使荀罃士魴（魴士會子）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周）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清原晉地）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求君將使出命）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共恭同）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家）辛巳朝于武宮（武公廟）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周子有兄而

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華免齊大夫伏兵內宮恐不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弱勝之弟）王湫奔萊（湫國佐黨）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封佐皆慶克子）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公如晉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

惠宥亦赦也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魏相呂相頡魏顆子武趙朔子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武子為景公大傅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蔿之法辛將右行因以為氏士蔿獻公司空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欒糾也校正主馬官使訓諸御知義武士尚節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司士車右之官使訓勇力之士時使以共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卿為軍帥者省其戎御令軍尉攝御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

馬魏犨子也張老為候奄主斥候之官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偃籍談父使訓卒乘親以聽命親相親也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騶主駕者諸侯有六閑之騶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晉置六御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旅五百人之帥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彭城宋邑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

外曹門宋城門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朝郟城郜幽丘皆宋邑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西鉏吾宋大夫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同惡魚石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以我爲鄙邑猶恨不足不然而收吾憎所憎之人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崇長也披分也夷庚吳晉要道楚取彭城封魚

石以絶其往來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庸功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語其德政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

八月邾子來朝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

麋囿 築墻為鹿苑 築麋囿書不時也 己丑公薨于路

寢 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在路寢得君薨之道 冬楚人鄭人侵

宋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言所以不克彭城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

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 欒書卒韓厥將中軍 曰欲求得

人必先勤之 勤恤其急 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

于台谷以救宋 台谷地名 遇楚師

於靡角之谷楚師還 靡角宋地 晉侯使士

魴来乞師魴公作彭書乞師止此○晉士魴来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武仲宣叔之子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来下軍之佐也知伯荀罃令彘季亦佐下軍彘季士魴如伐鄭可也伐鄭在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虛朾地名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

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葬

丁未葬我君成公

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日書順也

春秋卷第十一

春秋卷第十二

左氏傳

襄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於是公年四歲）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下有二月己亥當為正月而正月無己亥日誤非宋地追書也楚取彭城以封魚石夫子追書還繫之宋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稱宋亦以成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瓠丘晉地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為質於晉光齊靈公大子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

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厰公作屈鄫公作合○鄫鄭地）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洧水名）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孟獻子先歸不與侵陳楚之故不書）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呂留二縣）鄭子然侵宋取犬丘（犬丘宋地）九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来朝邾子来朝禮也冬衛侯使公孫剽来聘晉侯使荀罃来聘剽子叔黑背子冬衛子叔晉知武子来聘禮也冬者十月初王赴未至故傳善之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

伐宋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以彭城故）○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正輿子萊大夫）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夙沙衛齊寺人索簡擇好者）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襄公適母）夏齊姜薨也（齊謚）初穆姜使擇美檟（檟梓之屬）以自為櫬與頌琴（頌琴琴名）（為櫬與琴欲以送終）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

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言蘗不以禮是不敬祖妣)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睔音袞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辟楚役以負擔喻)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句)寡人也(言不為他人為己任患)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棄楚力與誓言)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攝君事)子駟為政(為正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官命

猶言公命不欲違先君意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獻子與齊崔杼會鄭杼欲叛晉獻子以告武子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

君而請於齊以城事請齊得請而告告諸侯也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婦人越疆送葬非禮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東陽齊竟上邑為六年滅萊傳

叔孫豹如宋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

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
言所以
申致國討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楚始伐吳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 簡選練 克鳩茲至于衡山 鳩茲吳邑衡山地名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 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公如晉

公如晉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長樗晉地

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之禮

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公至自晉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

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今周書洪範）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

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雞澤衛地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盟傳盟在秋戊寅七月十三日經誤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始此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言歲事多難不虞之事無所戒備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列國之君相謂兄弟以謀不協請君臨

之使句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彤外與士匄盟彤水名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單頃公王卿士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袁僑濤塗四世孫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

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反自雞澤與之禮

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為絳特設禮食張老冬晉荀

為中軍司馬士富為候奄士會別族

罃帥師伐許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

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四年春楚師

為陳叛故猶在繁陽繁陽楚地韓獻子患之言於朝

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

之難哉言晉力弱受陳為非時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

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夏叔孫豹如晉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在元年)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日肆夏三日韶夏四日納夏蓋擊鐘而奏此三曲)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樂人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員音云)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藉薦也)吾子舍其

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牧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取其我有嘉賓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詩言諏謀度詢皆曰周諮周徧也諮問也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秋七月戊子

夫人姒氏薨姒公作弋下定姒同○秋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

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

虞殷人殯廟周禮仍之櫬椑也椁三重椑在內虞反哭祭匠慶謂季文子匠慶魯大匠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不終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蒲圃場圃名樹檟欲自為櫬匠慶請木季孫曰略略忽略言不必致美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御止也言遂得成禮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冬公如晉冬公如晉聽政

受貢賦多少之政 晉侯享公公請屬鄫 欲得鄫使屬魯 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 晉司馬掌諸侯之賦 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 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臣 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莊子魏絳 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

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大康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鉏羿本國名）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國名）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言伯明君此寒國棄不收采夷羿氏）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樂以游田）樹之詐

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信浞詐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亨音烹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國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有鬲國名浞因羿室就其妃妾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后相所依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戈皆國名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相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杼少康子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失人謂不用賢臣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大史官箴各以所掌爲箴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田

獵 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 芒芒遠貌 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 冒貪也 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 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獸臣虞人 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 荐聚也易輕也 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 聳懼也狎習也 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 頓壞也 鑒于后羿而用德

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冬十月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臧紇武仲狐駘邾地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不能備凶服髽而已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臧紇時服狐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書諱之

五年春公至自晉○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王叔周卿

士戎陵王室故告盟主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王叔有二心晉執之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發子產父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即位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道公穀作稻○善道地名吳子使壽越如晉

壽越吳大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也辭謝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秋大雩秋大雩旱也旱則祈雨雖秋非過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劉敞曰壬夫貪殺之當也何謂失刑乎傳說謬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挺挺正直也扃扃明察也言謀事不善當聚賢人以

定之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言共王背晉盟失諸侯夏書曰成允成功今虞書大禹謨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吳稱人進之也不書盟為晉諱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鄫與莒有忿會不能救復乞還之故鄫人見經

公至

自會○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改子辛所行疾急也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冬諸侯戍陳諸侯離至故獨書魯戍子囊伐陳十一月

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城棣鄭地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在阼階西鄉宰庀家器為葬備庀具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重副貳也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積音恣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

卒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夏宋華弱來奔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華弱華椒孫二子皆宋大夫優調戲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在手故曰梏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勝敵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子蕩已出子罕不復追怨秋葬杞桓公○

滕子来朝秋滕成公来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鄫

莒人滅鄫鄫恃賂也鄫賂魯恃之而慢莒冬叔孫豹如邾冬穆叔如邾聘

且脩平平四年狐駘戰季孫宿如晉行父之子

晉人以鄫故来討曰何故亡鄫

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始代父為卿見大國且謝亡鄫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賂夙沙衛之謀事在二年書十二月從告

於鄭子國之来聘也四月晏

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在五年〕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堙土山也周城築山及於女墻〕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王湫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棠萊邑也〕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浮柔其名〕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字獻萊宗器于襄宮〔無字陳完玄孫襄宮齊襄公廟〕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遷萊子于郳國〕高厚崔杼定其田〔高厚高固子〕

七年春郯子来朝〔七年春郯子来朝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耕謂春分）

小邾子来朝

小邾穆公来朝亦始朝公也

城費

南遺為費宰（費季氏邑）叔仲昭伯為隧正（隧正主役徒昭伯惠伯之孫）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季氏始強）

秋季孫宿如衛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言國家多難不時報八月螽○冬十月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癈疾將立之穆子厥子無忌代厥為卿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義取非禮不可妄行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言已有疾不能躬親政事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起無忌弟宣子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介助也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

直參和為仁德正直三者備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穆子先為公族大夫今為師長

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三年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小安安徐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

孫子必亡為臣而君與君抗禮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委蛇自得貌從順也衡橫也不順道而妄自得則必毀折為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本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鄬音委鄭地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鄭伯髡頑如會未

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頑公穀作原鄵公穀作操○鄵音慥鄭地

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 子豐穆公子 及其元年朝于晉 襄三年 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傳言經所以不書弒 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僖公子

陳侯逃歸 畏楚逃晉而歸自是會同無陳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黄往

而執之〔二慶陳大夫公子黃哀公弟〕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背君屬楚〕陳侯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稟其多少〕

夏葬鄭僖公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也〕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孫子狐之子〕

鄭

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燮穀作濕後同○鄭子國稱人剌其無故侵蔡燮蔡莊公子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侵蔡欲以媚晉子耳子良子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子不順衆而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

人邾人于邢丘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

秋九月大雩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冬楚子囊伐鄭

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蟜音矯子孔穆公子子蟜子游子子展子罕子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逸詩職主也言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謀之多族民之多違族類也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晉楚界上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雞澤戚城棣鄬邢丘之會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

安用之親我無成晉親鄭鄙我是欲楚將以鄭為鄙邑而反欲與成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中下新軍軍有二卿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舍之子展名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猶謀於路人衆無適從請從楚騑也受其咎騑子駟名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鄭大夫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

寧處悉索敝賦索盡也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来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馮音憑迫也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皇同遑啓跪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翦盡也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夫人猶人人也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負對之曰君有楚命見討之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爲明年伐鄭傳

晉侯使士匄來聘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欲魯及時討鄭）季武子曰誰敢哉（言誰敢不從命）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歡以承命何時之有（遲速無時）武子賦角弓（義取兄弟昏姻無相遠矣）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推美於君故謂知禮）

九年春宋災災公作火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樂喜子罕也知將有災而戒備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綆缶揭音搨土輿綆汲索缶汲器備水器盆鑒之屬量輕重計入力所任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丈度也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有亂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趣摽表之使華臣具正徒華臣華元子爲司徒正徒役徒也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五縣爲隧納郊野保守之民以救火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閱亦華元子代爲右師討治也使具其屬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樂遄爲司寇刑器刑書也使皇鄖命校

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皇鄭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西鉏吾庀府守鉏吾大宰也府六官之典令司宮巷伯儆宮司宮奄臣巷伯寺人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鄉正鄉大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宋祖晉侯問於士弱弱士渥濁之子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知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內音納咮柳星朱鳥之宿季春昏見南方則令民放火心蒼龍之宿季秋伏在日下則禁民放火祀火星以火正配食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閼伯高辛氏子商丘宋地祀大火而火紀時

爲謂出內火時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代閼伯居商丘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商人更歷火災宋是商後故知天道必災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言國無道災變亦殊不可必知

夏季孫宿如晉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穆姜薨於東宮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艮五爻皆變惟二得八故不變八少陰也史曰是謂艮之隨䷐震下兌上隨其出也隨非閉固之卦

君必速出（謂不久居東宮）姜曰亡（亡猶無也）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於丈夫）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姣淫也）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秋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

雅音韋士雅秦大夫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隨所能擧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隷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

饑弗能報也

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穆公作繆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鄭地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

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鄟城門也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門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行栗表道樹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示將久師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息其中肆眚圍鄭肆緩也眚過也赦諸軍犯法者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獻子荀偃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

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鄭服故言同盟十二月無己亥經誤）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之適子）晉士莊子爲載書（莊子士弱）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猶間也）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以兵亂強要鄭）使其鬼神不獲歆

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墊隘猶委頓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

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陰阪洧津也濟陰阪復侵鄭外邑）于陰口而還（陰口鄭地）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會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一周天）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祧即廟也）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

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衛獻公曾祖)假鐘磬焉禮也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用幣更牲)賓以特牲(享不多品)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足給事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興師謂十年牛首十一年向及其秋鄭東門之役)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

救則棼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蠲潔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中分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楚莊夫人卒共王母王未能定鄭而歸

春秋卷第十二